

小姐同志 小姐同志

小姐同志

丹 聖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目 录

- 小姐同志····· (1)
- 你心中之我····· (101)
- 没想到····· (188)
- 本酒楼经理请客····· (200)
- 鸡笼和洋楼····· (207)
- 特区考察趣闻····· (214)
- 这个他····· (218)
- 界河那边来了亲家公····· (229)

小姐同志

A

这又是一个明媚的礼拜天。

罗湖桥，依然那样纯朴，依然那样刚毅，灿烂的朝霞舍命地往它身上涂染着金光，流淌着的深圳河与它相映成趣，山山水水，远远近近林立的脚手架，显得多么秀丽壮观呵。一列从香港驶来的电气火车，以它无数双轮子手，敏捷地在两股钢轨的琴弦上，弹奏着欢乐的旅行曲。曲止。车停。潮水般的旅客涌出站口，奔向各自的目标。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大巴、中巴、的士在人的海洋中如浪花滚动。瞧！那一辆辆汽车，车厢两边涂刷着美国万宝路或英国“555”香烟广告图案，镶嵌了“乡龙湖度假村”几个醒目大字，宛如几个大喇叭呼唤着游客涌进车厢。

“哟！外国广告也开放到我们度假村啦！”这个刚从香港过来的小姐得意地说。此刻，一辆接一辆镶嵌着广告的豪华中巴，满载着游客打她眼前驶过去。

站立她右边的那个身穿美国苹果牌灰色西装夹克和牛仔

裤的年轻男子，时不时地瞅瞅她，看着她。可是她只顾看着那驶过去的中巴，看得挺开心挺得意，笑容满面，那脸儿笑得美极了，什么鹅蛋型的脸，珍珠般的眼，樱桃似的嘴，该怎么形容她的美丽呢？她穿着很别致很得体，高级藏青色的薄呢绒迷你西装，大翻领，长袖衫，连着一条超短裙。裸露着两条肉色袜子而线条分明的长腿，脚着时髦的高跟鞋。她颀长的身子外加这一身的打扮，显得更加窈窕、青春、有魅力。

“阿丽小姐！这是咱们公司新任总经理裘世裕先生！”带点鼻音的介绍者，五十开外了，他就是她父亲的代理人、本公司副总经理骆朋先生。

“董事长小姐！你好！欢迎您！”裘世裕不愧是首都呆过的人，风度翩翩地跟她握手。

“谢谢！我叫俞珍丽，望裘总经理多多合作。”她彬彬有礼地说。

“鄙人也望董事长小姐多指导！”

他们边寒暄边走，来到一辆橙黄色豪华小轿车前，裘世裕拉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式，俞珍丽小姐钻进车厢，他也随即钻进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骆朋和司机坐在前面。车启动了，穿过宽阔的柏油马路，卷起一阵阵雾烟似的尘土，路两旁到处可见高耸入云的大臂吊塔，间或有一两座建好的大厦矗立街边。

“嘴！真乃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大半年没来，特区变多了。”俞珍丽小姐赞叹道。

“可不是吗！我到任半年啦，咱们度假村变化也不小

啊。比方接送游客的巴士，由几部发展到几十部啦。这回听说董事长小姐要住下来，公司特别进口了这部西德名牌‘奔驰’。”裘世裕与其说在夸耀度假村的发展，不如说是在宣扬他到任后的成绩。

“谢谢，非常感谢！”俞珍丽小姐兴奋地环视车内的设备，说，“好啊！是600型的吧，最新的‘奔驰’，如今香港也不多见。”

裘世裕殷勤地说：“骆副总经理常在我面前说起你留学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很有研究，尤其旅游业方面你是专家罗……”

“是吗？”她被他夸赞得有点儿飘飘然，感激地瞧瞧他。他，其貌不扬，国字脸，八字眉，三角眼，不过鼻子、小嘴长得也怪俊的。可是比起那个俊俊秀秀的吕振中却差了一大截。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嘛。裘世裕的言谈举止就怪有风度怪有能耐的，对人也挺热情嘛，哪象那个刻刻板板、憨憨呼呼、神神气气的吕振中呢。想到吕振中没有来迎接她，便不高兴地问道：“骆叔！那个副总经理是不是出差啦？”

“呃……”骆朋支吾着。怎么说好呢？转身看了下裘世裕，是他主张不让吕振中来迎接俞珍丽的。

“他没有出差。”裘世裕板起面孔说，“他那个人除了骑马射击之外，迎来送往什么的，压根儿不放在他眼里。”

骆朋张大口，愕然瞪大眼。

俞珍丽小姐撇撇嘴，说：“哼！讲来真有趣。二年前，我头一遭去到度假村跑马射击场，差点儿吃他一次闭门羹，

不过只吃了一小半，我就化险为夷，将那一大半反灌给了他
自己吃，哈哈……”

B

两年前，也是一个明媚的礼拜天。

封闭了几十年的边界，乍一开放办特区。港澳海外同胞成群结队，以无比好奇的心情跑来这边旅游。即使没有什么好玩，来这里看看这块神奇的土地，也是分外高兴的。

草创阶段的乡龙湖度假村，蓝图中的琼楼阁榭，酒吧歌厅，豪华宾馆，回廊曲栏，小桥流水，香花异草，都正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灰尘滚滚的尘雾中，建筑工友的汗流浹背之中，将霓虹般地呈现出来。眼下稍具有现代气息的碰碰车、小跑车、湖上摩托游艇、跑马射击场……，星星点点零零落落坐落在湖畔山谷之间。跑马射击场是蓝图中最早建成，吸引游客最多，收益最大的场所。港澳弹丸之地，人口稠密。在那里真枪实弹射击娱乐是违法行为，连随便放鞭炮都要罚款。要不是港澳电视电影中有那么一些枪枪弹弹射击的镜头，恐怕他们连枪弹是什么样子也想象不出来。如今知道特区娱乐园里有这么刺激性挺强的玩艺儿，便吸引他们成群结队地过来过真枪实弹射击的瘾。

倡导这玩艺儿的就是吕振中。他抱着他的爱好——刀枪剑戟、跑马射击和他的理想与追求——创造具有民族色彩和现代气息的艺术风格，因而自愿来到这里开荒，希望在这块处女地开出一丛灿烂的花朵，施展一番夙愿已久的抱负。每逢星期天游客剧增，验收门票就得增加人手，除去专职验票

员，其他员工轮流值班。草创初期人手少，吕振中身为负责人，带头值班当把门“将军”，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挨个儿验收门票。这当儿，偏有一个妖娆婀娜的小姐径自闯进去。

“喂！同志……”他可又忘了，总习惯把内地对人的称呼使唤到这里来。吕振中赶忙改口唤道：“喂！小……小姐同志！你……”该死的嘴，还是溜了口。

“喔！你叫我？”这位小姐趑转身子，俏皮地嫣然一笑，“我是——Comrade? Miss（小姐同志？）哟！真新鲜，蛮有意思。”

吕振中本来见她闯进来，不缴门票极为不满，这会儿又见她洋里洋气地叽哩呱啦一通，硬是要显现她香港小姐自命不凡的派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他要制服对方，以轻蔑的目光射视她，慢条斯理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说不准这位小姐是带着恶意还是好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瞄了一眼别在他左上方口袋外的服务卡编号，说：“你是咱们跑马射击场看门的服务员——0298先生！”

先生二字在他耳膜里还是头一回震响，觉得怪不是滋味儿，这妖妹仔故意在谑笑自己。他虎着脸，斥问：“你晓得我是把门将军，为什么不缴门票？”

“啊！门票？”

“交门票！”

她拉开她那个红黄蓝白、珠光闪闪的小巧手提包，抽出一张漂亮的名片，神气地递给吕振中：“先生同志，姆该您！（谢谢您）”

名片上赫然写着——“乡龙湖度假村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俞珍丽小姐。”

看完名片，吕振中愣了一下，瞟一眼俞小姐，看她那神色自以为吕振中会乖乖地彬彬有礼地请她进去。可是他把名片还给她：“小姐！你搞错啦，我要的是门票！”

“难道我是冒充的吗？岂有此理！”她娇里娇气地发火啦。他装着没听见，只顾着热心热情地让那些缴了门票的游客进场去，而偏偏冷冷冰冰地把她挡驾在门口一边。这使她狼狈不堪，返回去吧，有失体面，站着吧，实在难受。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董事长是至高无上的主人，雇员们见了都得点头哈腰敬重三分，可眼下能在自己的雇员面前丢脸吗？她掏出一张拾元的兑换券交给吕振中，狡黠地说：“发给我的工作入场门券卡，不晓得搞到哪儿去了。先生同志！这就算我补交的门票，可以吧。”

“这张高价门票我可收不起呀！”他显然知道她在摆她香港小姐的阔气。尤其唤他先生同志他更反感。

“名片不放行，补交又不可以，你这不是要我吃闭门羹吗？”她摆着一副董事长的架势，说：“我是来检查工作的，误了事你能负责？”

“能——”他指向门口钉着的一块小牌牌上面的字——“请买门票·谢谢合作”，反唇相讥地说，“董事长小姐，那就请你先检查检查我的工作吧！”

他原以为在众人围观的情况下，会使她很尴尬的。可她毕竟是大都市见过大世面的香港小姐，她毫无羞愧，应变自如，以董事长倨傲的神气，说：“我正是为了检查工作而来

的嘛。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故意考验了你一下。不错，你干得很出色。多谢你；拜拜！”她摆摆手，掉转头悻然而去了。

“喂！……”他很生气。气得把手中那张拾元兑换券都捏成了团团，他正想扔掉它，蓦地反悟过来此钞票是她的啊，欲去追她，可人影儿早已不见了。此时的吕振中在众人面前反倒尴尬不堪了。

C

俞珍丽小姐讲起往日的事儿，笑得前仰后翻。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汽车驶到了目的地。裘世裕笑容可掬地把她领到坐落于三面环水的小山丘上的那幢西班牙式样两层楼小别墅前，说：“董事长小姐，这小楼的主人就是你，请你好好在这儿歇息吧。”

“呃！……”骆朋暗自拉了一下裘世裕的手，看得出来他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这……”一个人住这么豪华的高级小楼，俞珍丽小姐也有点儿不自在。

“没关系嘛。我们研究好了的。骆叔是不是呀！”裘世裕这个还手棒好厉害，逼得骆朋点头就范。代理人怎好当面得罪主人呢。年轻的裘世裕却把老的那套人情世故学得很透，运用得很活。他奉承地说：“要不是贵方投了这么多资金，这小洋楼这度假村能这么快建起来吗？董事长住这小楼是天经地义的嘛！”

大家走进屋内，陪同着董事长小姐对这新房新厅、卧床

衣柜、厕所浴室，楼上楼下参观了一番。俞珍丽边走边看边鉴赏，滔滔不绝地说这个是从香港进口来的吧，那个是从香港运来的吧。讲呀说的，句句不离香港两字，香港长香港短的。她的语气充满了做个香港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骆朋也被她这种豪情感染得沾沾自喜。惟独他裘世裕有点儿自悲，香港是什么样子，在未到特区之前，听人把它描绘得象仙境天堂一般，要啥有啥应有尽有，金钱啦，美女啦。他就是兜着这个小算盘才来到特区的，说是在特区合资企业当差，捞去香港捞去日本捞去欧美，信手拈来即可。可是真的来了，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如今来到快半年，还不是天天只看见20英寸大的香港天地。3个月前，本来有个出差去香港的好机会，市旅游总公司给本公司下达了3个去香港考察学习现代化音响、灯光设备的公干人员指标，但只限于这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去。裘世裕私下串通已确定准备派去的灯光设备工程师胡龙森，要胡龙森出面去总公司周旋，说他自己刚去港探亲回来，有关那边现代化的灯光设备也参观过一些，自己可以不去，建议让总经理裘世裕带队去。总公司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是，吕振中觉得不妥当，便去找胡龙森谈话，问他回香港探亲去过哪一家夜总会参观考察？胡龙森支支吾吾一下子说不上来，后来搪塞着说是去了“皇都”。骆朋副总经理曾经说过，我们歌舞厅的灯光和音响还好过“皇都”哩。这次派去那边对口考察学习的最最现代化的“新世界”。吕振中这么一调查，就发觉胡龙森是受到裘世裕的威镊和指使而这样做的。吕振中本想狠狠地批评他一顿，可转念一想，胡龙森也有他的难处，他是靠着裘世裕的关系，从

华北一个很偏僻的边远城镇调到这里来的，据说他花了好大的代价，送了不少“礼”给裘世裕才换来的。所以，他对裘世裕百依百顺。不过，吕振中想了想，还是要教育他几句，便意味深长地说：

“老胡同志，组织上舍得花这么多的经费，当然，希望你们几位工程师把那里最现代化的东西学过来，发展我们的特区事业。可惜，搞专业的自己不去，却硬把不懂技术的人塞上去，这……”

说得胡龙森羞愧满面，低头不语。

裘世裕这个美梦就这样被打碎了。他恨死了吕振中，决心要给姓吕的一点厉害尝尝。当裘世裕晓得申请去香港，包括去外国，只要资本家那方舍得出钱邀请，这边政府都容易批准。信息的反馈，使他找到了窍门，何不从俞珍丽小姐那里打点主意呢？这当儿裘世裕感叹地说：“董事长小姐！你们在香港见多识广，我们是耳目闭塞。比方刚才你说的那些电气设备，不仅未见过，我连听也从来没有听过。”

“哦！你们为什么不去那边看看呢？”俞珍丽小姐反倒责怪说。

“董事长小姐，你不知我们的难处吧，政府不容易批呀！”

“怎样才容易？”

裘世裕嗫嚅地说：“骆副总经理，时常来回两边，这方面的知识比我懂得多。请骆叔说说吧。”

好家伙，真阴毒，分明逼我骆某表态嘛。对于他们出港的心情和困境，骆朋是十分理解和同情的。尤其对在这里辛

辛辛苦苦做开荒牛的吕振中尚未出过港，还难过了一阵子呢。从香港电视广告里，吕振中时不时看到一些香港旅游行业搞得很活，一年前想自己领队组织一批业务骨干出港考察学习，报告送到旅游总公司，没有被批准，说是每人出港一次得花上万元港币，去一帮人要花十几万，外汇来之不易，贷款利息很重。草创阶段度假村外汇收入很少。而一下子要花这么一大笔外汇，花不起，真花了也心疼，所以取消了这个计划。骆朋当时出个主意，搞个三几人的小分队由吕振中带队出港考察。吕振中坚决不赞成，说这样会引起大家不满，会破坏他以身作则的形象，而不利于领导工作。后来虽有两次出港机会，也都是上面指令性的派专业技术人员去买器材设备的，轮不到吕振中，好心的骆朋得知凡香港资方出面花钱邀请内地员工出港公干的，这边政府很快可被批准。于是，骆朋打了个长途电话给俞珍丽的父亲俞东湘先生。得到的答复很简单：“现在不适宜！”骆朋自然心知俞老板的用意所在：现在钱没赚几个，反为他们花钱不合算。唉！冠冕堂皇的副总经理还是个打工仔，端人家碗，受人家管。骆朋未办成此事，惭愧得很，难过极了。眼下，裘世裕狡猾地把皮球踢过来，似乎绊了他一交。可骆朋毕竟是从香港洋场里过来的人。你狡猾吗，咱比你更狡猾。他笑笑，说：“阿丽小姐，裘总经理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港方愿意出面出钱邀请这边的人出港考察，这里的政府批准就快啊。”

“裘总经理，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裘世裕点头如捣蒜，一点也不羞愧。这是骆朋未曾料想到的。

“好！包在我身上啦！”俞珍丽小姐慷慨地表态了。人家这样热情又这样慷慨地接待，不拿出一点香港有钱小姐的派头来，岂不叫人家笑话吗？

这是一笔现代化的关系商品买卖罗。

D

常在喧闹嘈杂、车水马龙的香港大都市生活久了的俞珍丽小姐，乍到清静幽雅、具有“悠然见南山”诗意般的乡村生活，多么惬意，多么开心！她倚立楼上阳台，眺望湖光山色。远廓近景，尽收眼底。商场、餐馆、冰室、舞厅；小桥、流水、别墅、阁亭。现代化的过山车、小赛车、碰碰车、溜冰场、跑马场、射击场。宛如点点繁星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把这儿的荒山野岭装扮得似天宫仙境，如蜃楼海市，热闹非凡。第一期工程竟然不到两年半就竣工了。如此快的速度，这么好的效益，她无限感慨，无比欣慰，打心底钦佩吕振中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为本公司创建和发展所流的汗，所出的力，所做的自我牺牲。但是，俞珍丽小姐也为他甚感惋惜和遗憾。这么一个小生脸蛋，眉清目秀，颀长身子，漂漂亮亮的美男子，却偏偏还有那么多憨里憨气的不懂世故又讨人嫌的东西。过去发生的一些枝枝蔓蔓的纠葛，她似乎全淡忘了，可是今日中午为她洗尘设宴时所发生的事情她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忘记。在宴席上，俞珍丽小姐要大大地显示她董事长的身价，她留学过日本，精通经济学。她借助酒兴，大谈其生意经。她津津乐道地说：“说几句时髦话。中国大陆原先不是为许多人的冤假错案平反吗？但我觉得还

有一个重大的商品案未平反，就是投机取巧的问题。不投机，就谈不上竞争；不取巧，就无所谓发展。投机取巧，就是要投市场之机，取流通之巧。投顾客之机，取其所好之巧。投时令之机，取发达之巧。……”

大家听了甚为惊奇，甚为钦佩，裘世裕带头鼓掌，说：“董事长说得很精辟，很有卓见，使我们的思想大开窍！来！为我们有这样高明的董事长，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随即坐下。惟独吕振中未饮，站着说：“过去我们提到商人，马上联想到投机取巧，惟利是图。我赞成俞小姐的说法，可把投机取巧这个颠倒的概念再颠倒过来。但是‘惟利是图’恐怕不能一风吹吧，还是应该有分寸吧。图的什么利，为谁而图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己图利，天经地义。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倘若人人只为自己图利，行不行？”

“真可恨，居然指桑骂槐，骂到我头上啦！”裘世裕心里咒骂着。他以充满敌意的目光射向吕振中。

“唉！吕先生真不会做人，何必在这个场合锋芒毕露，得罪人呢。”骆朋心里为他难受。

一个热热闹闹的场面，霎时被吕振中搞得雀鸦无声。俞珍丽小姐大为扫兴，甚是不满。她总感到在与他相处之中，不知什么原因，彼此总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不论工作上或生活上，不是你看我不顺心，就是我看你不顺眼儿，老是争雄斗气似的。想起两年前发生的那些事，又可恨又好笑。由于平常吕振中对她在这灰尘滚滚的工地，衣着仍然一日三换，再加上她那种傲气又娇气的小姐派头，总是看不顺眼。见到

她时总是一般性地招呼一声就过去了，连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而她则视吕振中架子大，也瞧不起他这种土里憋气的样子，尤其老见他一身的工人服中山装也觉得恶心。在“紫罗兰歌舞厅”奠基动工的典礼会上，俞珍丽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以董事长身份去讲话和剪彩。可是，见到吕振中还是那一套工人服，头戴一顶安全帽，以这样的穿戴去讲话和剪彩，她觉得自己跟他很不相称，有损于她的身价，便劝道：“吕先生，你这一身打扮……”“很好嘛，工人都是这样穿着的。”她非常不高兴地瞪大眼看着他，他却偏偏神气地抖抖衣服让她看个够看个饱。这天使她气得连饭都吃不下。次日，她找到一个跟他斗气的好机会。正好吕振中陪同两个从香港请来的环境保护工程师，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穿着短裤衩跳下这个山塘水库——如今美名曰“乡龙湖”，考察水域有否污染。正当他们游上岸坐在树荫下研究问题的时候，俞珍丽小姐躲在树丛边脱去外衣，白里透红的身躯穿着三点装比基尼游泳服，悄悄地跳下水去，又悄悄地游到他们那里，突然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姿势爬上了岸，故意大声唤着香港来的那位李工程师的名字，有意地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吕振中见她这般穿着而又潇潇洒洒袅袅娜娜地朝他们走来，害臊得赶紧猫下身子，怎么好意思在一个香港女性面前，看那赤身赤膊赤腿呢？可是，俞珍丽小姐偏偏前不坐后不坐，正正中中地对着他坐下来，还反剪两臂撑在地上，故意挺胸突肚。弄得他左看左不是右看右不是，如坐针毡，难受极啦。嗣后，她把那个怪有趣的事儿，象讲故事似地讲给朋友听，大家捧腹大笑。吕振中为此恼死她啦。

此刻，她倚立在别墅阳台上，痴痴地发笑。莫不是笑往时的吕振中？抑或是看到湖中游艇上那一对对一双双的恋人，在戏水逗趣？仿佛是这样，却又不尽是这样。此时此地，使她触景生情。当年也象这样的别墅，也象这样的湖泊，也象这样的情趣。她与他——汪亨仁，旅游到泰国布吉岛。这个汪亨仁，说是她的男朋友，亦说是她的未婚夫，还说是她的新郎公。可是，彼此谁也不承认——他是她的夫，她是他的妻。

“我们这种关系，摩登不摩登呢？”她拥抱着他，甜甜地一个吻。

“你说呢？”汪亨仁把她搂得紧紧的，自赞自叹地说，“咱们是最新潮的现代摩登派——叫试婚；你父亲老观念旧传统派——叫订婚。”

“咱们早点儿结婚吧，亨仁！”

“这仅仅是一种陈旧的形式而已。咱们现代人，空间，时间，过去，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要超凡脱俗嘛。”本是经商人却貌似学者的汪亨仁却大谈人生哲理啦。

“那不成了神仙，比上帝还自由幸福罗。”

“当然罗。”汪亨仁柔情地说，“亲爱的俞！咱们——今日布吉，明日悉尼，后天罗马，大后天伦敦，再大后天纽约……。旅游夫妻，多么惬意！”

“做野鸡似的流浪夫妻，有什么意思？”她生气地揉脱他。

“哟！瞧你的小嘴噘得可吊个酒瓶罗。”他倒了两杯法

国“金牌拿破仑”酒，将另一杯递给俞珍丽小姐，然后举杯与她相碰，祝贺说：“来！为以拿破仑气概打进大陆特区的、为大陆特区第一个香港籍的女强人、我的亲爱的俞珍丽董事长！干杯！！”

可是，她还在生气哩，她把酒杯放到了茶几上，侧过身子不睬他。

“亏你是个留过洋的学士，原来也只不过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家庭主妇。”汪亨仁刺激她，说：“你别忘了你在大陆特区干的什么行当？你是那里的旅游头头，旅游老板。我要明媒正娶你还不容易吗，去到教堂举办婚礼就妥了呗。可是，我们还得去旅游，还得做旅游夫妻。因为我们是旅游商人，要去世界各地招揽旅游生意。”

“原来你……该打该打！”她悔悟过来是他在作弄自己，她便打鼓似地猛擂打他，打得情趣妙生。

他认定她最有东方女性温馨柔情之美，又有西方女性豪爽奔放的风度。他被俞珍丽如花似玉的美貌迷住了。他从美国跑到香港与她父亲俞东湘洽谈生意，成交过几笔好买卖，彼此都赚了大钱，俞东湘对他印象极好，觉得女儿若嫁给这个美籍华裔富翁独生子，真是门当户对，日后做买卖打入美国市场也好有一个落脚地，发大财是无量的。汪亨仁为了向他女儿求爱，则向俞东湘大献殷勤，提出要与他合股经营。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开天辟地决定开办经济特区，欢迎港澳海外人士踊跃投资。俞东湘原本是办旅游娱乐起家的，自然联想到禁锢了几十年的东方文明古国一旦开放，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外国友人，或为乡土观念或为好奇心驱使，将会